

山墨談

一之四

漢書門類			
二七八〇	號	函	架
九二	函	架	冊
四	冊		

內閣文庫			
二七八〇	號	冊	架
三〇七	函	架	冊
五二	冊		

雜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0	
冊數		4 (1)	
函號	307	152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刻兩山墨淡序

水南先生阮謝塵鞅

結廬兩山之間居左右

圖書放情山水觀其遠

作于世俗外膠泊然淡



然也李子公暇得過從
先生出其所著兩山墨
談李子受而卒談傳之
先生曰夫自古哲源遠
衆言紛淆或亂雜而無

章是故簡稽竄禮節
愈炫空執有肆辨公
常絕衆陋聘奇何繪何
繪則浮絕衆陋則固肆
辨則絕炫空則肆寡

證則晦均之謂彌文彌
文無觀焉先生墨後
之書大則根經授史訂
疑考誤小則別事與
物窮情盡變奇而匪

浮詭與匪固辨而無從
炫而無畔謬而無晦殆
情求而詳說者也是故
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
以弘淺存之足以稽之矣

錄而折衆言先生曰
予何能斯惟學與志
庶幾無辱爾李子迺以
語曰洲林鳳林子曰是則
美矣可以傳矣彰之文

獻其永有徵而先生之
集其能一以傳乎李子曰
愛美全情吾烏知將來
不如今日乎茲特為之克
驅云爾於是屬諸林子

為次第其編而付諸梓
人
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知德清縣事四
會李檠拜書

兩山墨談卷之一

吳興陳霆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
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
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
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
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
言為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
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

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啓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丁紀中作仲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者誤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

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湏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拔立之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祇見厥祖謂雖編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為湯予謂商世於契有玄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為羣廟矣而以厥祖為湯則主太甲為孫而言予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攝祭

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祇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礙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謚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為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

序於告廟之後摠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播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備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予

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祖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于時湯既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則孟子曷爲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

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壬遂為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沒其名孟子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為可議抱衾與裯鄭氏以裯為牀帳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

行况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君命之意與殷其雷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為無見但小星為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為說久矣然曰南國夫人能不如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羨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侶而於意亦未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抱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常夕例番

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官司寢之設唐
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床
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裯自爲卧
具裯本禪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
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
宮壺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
作詩以咏嘆之是爲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
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

則鑄之於鼎若曰爲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爲
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亾而鼎
入於商商亾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
自國語左傳墨子史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
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
國璽然者於是爭起深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
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
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
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

為禮經所載鍾彝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
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杞上
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
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決無淪沒之理且泗
非周之境内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
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亾本非
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為
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

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
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
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
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
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
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

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
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
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
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
是非未易臆決又按程子以子糾為桓公之弟
蓋本漢書濮昭之言昭與淮南
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云云雖然韋昭
已言子糾兄也言弟者諱耳蓋漢文時為厲王
也故昭特遷言殺弟
也然則疑未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

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
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為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
今即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
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
王頰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贍登宦途以死徐
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為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
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

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
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
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
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殞霜殺菽三
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
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
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
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
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之篇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
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
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
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
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忘不

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吳者吾以身當之
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
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
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
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闞爭
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
昔人謂鷓夷子皮告闞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
得設謀以敗闞氏此說謬也

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
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
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狗主之誼初非有違
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狗君亦猶
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求得
羑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
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

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
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冤侮雅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
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
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
必敬故賚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
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美里其疑西伯
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

也而又肯資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
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
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槩取
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
暴拯民為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
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
者也豈非不韋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
奸說歟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爲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有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大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有事爲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嘗其時謂

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
 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
 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餘也
 而碧溪乃斷其諂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
 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為武侯佐嘗被撻百
 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
 長按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亮所誅壽父
 亦坐髡故壽為亮傳言其將畧非長無應敵之

才是壽特以挾父恨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
 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
 者戰而用騎其始見于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
 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
 走歸灞上為事始之証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
 矣按吳起傳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
 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嘗乘馬柯言始秦末也
 晉書符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

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為善陰騭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符堅之弟融出為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為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閣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于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弟湛也晉史傳鍾氏于
 列女然因其言而槩其心正可發笑今呂東萊
 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為之掩瑕特抹
 之爾

詩言載獫狫驕諸家皆以獫為田犬名長喙曰
 獫狫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為田畢
 而遊園載獫於輜車以歇其驕逸予謂犬獯惡
 曰獫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犬於車上息
 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
 曰臣人者謂己為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
 主使彼臣己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
 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
 見

兩山墨談卷之一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霆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
瀨上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
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食而去女子嘆
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
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
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
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

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為夏賓者為之也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象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魚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為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為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願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
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
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
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
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
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為周禮之
文用遂立以為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類
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
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
婦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
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
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為文高
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故詳叙其後而
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
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

墨言 卷之三
三
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進叙本末故特詳著焉
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為甚則後
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牽於帝
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言甚哉趙之滅族左
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
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之氏滅史記則謂大
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
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
為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為一

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
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
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
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
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
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為乖妄亦失於
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為一也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
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

亦未嘗見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
織縞之類蓋諸侯貢以克服飾者固未嘗成服
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
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
左氏必有本也

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
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
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
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

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
致也高誘註授乃句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
家句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
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
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所謂太子豈
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句踐至翳
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
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准
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

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醫又不可以為豫矣及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胥以周宣王為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為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屠磔犬羊令懸掛諸宮門以為禳祓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

秋三月紀有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儺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禳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為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為箏又曰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箏與梓五絃之琴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疑樂官名乃梓箏

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剽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

學言 卷之二 七
之見義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
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
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入高下
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
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
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爲君
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
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
求之于古可對宋國亾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
珠魋抵罪出亾宋公使人問珠所在詒以投之
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
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
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
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
慙而止蓋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
凶劭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為殷侯
予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
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子杞封受于武庚于
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
之後然則為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

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
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弒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
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弒而
實則弒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
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弒君則與左
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孟孫獵
得麇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為太

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魔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智伯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

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為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為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為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群臣酒酣王為群臣祝曰
 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
 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
 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
 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
 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
 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為賢而舉侶群臣欲

其繼美史起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為預
 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
 曰招廢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廢機門內之位
 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廢機故曰務以自佚
 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為人上者不務勤身
 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躋覆敗而不足悔是
 出車入輦乃招廢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
 之斧句類

情欲篇曰樽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喻蓋謂
樽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
類交亂人心曾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
者亦衆矣此所以在人大貴之生常亦易盡也
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揖陰陽以生陰
陽諭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
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杵臼存孤事為非妄其趙朔趙同

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
合為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
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
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為卿則
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証括等之
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
見於春秋左傳可証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据撫岳
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

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
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既而事蹶勢敗失於
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
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
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
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
必有不妥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
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

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
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
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
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于千秋庭因有月宮
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于帝前請帝合眼二
人遂乘鸞而昇暨開眼則過一大門樓清寒襲
人所見歷歷以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王

皇之城也俄為一天神擠而下倏爾驚寤則身
在榻上李明妃尚侍寢此則又做明皇之事而
繼為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似化人而所述繁鄙
其詞之不逮遠矣明皇事又見龍城錄
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
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
純之反士入于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
予觀其為傳乃叙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
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亾呂祿據北軍酈商令其
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
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
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
不為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給祿非
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給
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
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

此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詵父以厚賂結納朔方
豪雋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
傳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社至光祿卿行廷
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
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
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
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
六年而後和詵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
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察以正史其

不同如此豈貫未出使之前詵固嘗預招誘之
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二

兩山墨談卷之三

吳興陳寔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
規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
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
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云右
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
氏之計已定若為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耳予按齊湣王之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

亂齊國殺潘王欲與我誅溥齒者袒右市人從
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衆者矣
今以袒右爲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
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
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
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
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
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
用喻樗留後門之策起張浚于福州俾爲閩浙
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
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
項羽救趙既渡河沉舟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
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
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
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
置主上于何地救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樗

之見未可非也

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為退師三十里訖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寢所楚之警備一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黨魏博田氏欲襲奪之嵩以為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

枕前金合以返翌旦嵩馳使還之且曰夜來有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此固所以禡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懼而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取信于公羊垂堙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為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

異人也已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為拂當國者之意故曰景伯何得為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邾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諸

大夫之意本謂今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偕亡也然伐邾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得不言且邾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

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營

德如邾甸下釋為孟孫忿答諸大夫之詞顛錯

破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年吳為邾伐魯孟孫謂

何求焉則伐邾為孟孫黨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

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

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

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

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

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

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

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

得也慶忌信之棟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

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鈎其冠順風

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

君不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

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

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

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
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
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
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質之史
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于京師煬既殞
于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
皆民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

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于江都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
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問瓊花底事也香銷
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
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
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亡之地而迷樓實
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于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
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至中書欲與

墨談 卷之三
執誼計事今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
叱直省直省惧入白執誼若今之爲文者必曰
令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惧乃
入白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
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擅弓石駘子卒
一章凡四用沐浴珮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
退之所用殊朴贍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

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
也離俗覽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
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
按任車乃債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債
車以至齊也此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債
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
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猗然而語
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

不通間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
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
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
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
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
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
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
姓者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切
宣帝醜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
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讖
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
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為牛金
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
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
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桑而交攻楚怒發兵滅
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

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
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
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叙上
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
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
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
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
尹矣此國寇之上下文云今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寇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寇之
上言其爲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寇之
上也故下云寇之上不可以加二寇字一意也
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句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
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
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
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
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

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
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本謂
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于畢祭畢
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于畢祈天祐也
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
禴于畢夫禴乃宗廟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
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為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

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
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
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
以玄孫之孫為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
謂父之厚積欲為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
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
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

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
 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
 灼索隱之說皆非漢書改偉字為危哉類氏因
 有事發則與田生相累之釋
 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
 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
 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
 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為自勝
 若是者乃為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
 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為征討大都督安兄
 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
 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
 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
 加之姓以為別不然則是玄者為張耶抑為謝
 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
 日玄惧遂為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為幼度
 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
 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

北二玄論者義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
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為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
名特傳錄者小悞爾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
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惧色旋命駕出遊
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
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
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
堅則圍棋之玄為張為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
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

剔

國語為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
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
用為田器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即此
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中云在湯誓曰余一
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至十三
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
有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决為散逸今按二言
見存于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

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睹父為客相延食
驚註謂眾賓相進使食驚今按相延者款導之
意謂賓主相款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
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闕註以闖為闢謂闢門也今按闖者馬不出門
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
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眾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

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
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
罔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
論者謂宣子為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
子恒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蚤而假寐麇嘆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
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
禮王之外朝三槐為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
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麇為晨造趙

所矣既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爲
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簡於史伯中云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
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爲舜所自出史趙曰
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
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
孫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
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

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
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
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
一通歸之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
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
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願肯少屈其志哉
咄咄真可敬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
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真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聽壁記云唐六典上州

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
元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
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
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
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
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
天為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戀官職觀其詩
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朱子
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為遠惡而一聞商

女琵琶之音遽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
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
云特有激之詞倘信其為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三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
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
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
相子陞仕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
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
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
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

離中死亾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
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
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
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
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
盛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
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諛夫昌耶宮室營耶
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
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
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
使人徧走群望授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
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
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遣詞以問之胡旦胡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
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
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
蓋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
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
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渑水燕談河中府舜
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
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
語而廣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
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
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
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
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
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
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

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嘆詳見馬端臨禘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

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騭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

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
龜恐亦傳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
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
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
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
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
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

之義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
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
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
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
克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
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
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
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別

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讖沈約因謂晉元帝本
牛氏所出予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冲剋意論
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
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犍實繼晉而
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
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曾君卜
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
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為
大報天孟春為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
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
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為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
四月乃為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
正月四月之郊為祈穀佶也然魯獨有祈而無
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為魯避大報之僭然為

說室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祭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為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為非時又以為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為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為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為書學者當知也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為婦人之詩以栢舟

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氏震曰按汎彼栢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佶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則栢舟為婦人詩固無礙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其句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則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公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

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
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特其一耳褚不能備
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
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頤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
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
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
始見于此遂為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穆王
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
以亾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
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
贖罪是為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
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
也而為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
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
也使至於為后然則褒姒為有罪之人褒姒實

鬻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為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
丕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
使人弔且導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
而諸公子皆止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
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
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
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
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卻稱之徒亦立

敵克鄭方召重耳于翟呂卻亦召夷吾于梁呂
卻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
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
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荀衆所利鄰國所
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
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丕
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觀此二
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
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

也左氏叙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為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墻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足啓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合狐之津謂曰昌賜汝聖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嘗記宋野史載徽宗夢

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追方士王
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
覩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
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今閱此碑乃知徽宗自以
為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
于文王之遇大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
為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
汲書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

磬告糴于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
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王磬之說予考玉磬事
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
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於是以前主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
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
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
之糴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
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
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
莪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莪也非漢人
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
爲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摘者
師曠謂太子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惟耳之恃
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汙汝色赤

白火色不壽夫曠瞽者也聲之清汙耳可得聞
色之赤白目安得覩今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生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闕金仁山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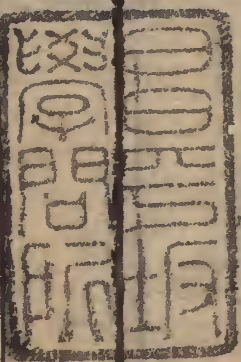
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同而左氏遣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于殺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

是言
卷之四
言
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
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
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
是故哭按呂紀所叙視三傳為詳獨其語脉支
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
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
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
下狀似鬲有鬣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為然今
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槩指凡
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四

